

## 在陳之歎

花木枯死，屋宇空，泥瓦沒有多少了。年紀還不算大，但也要算得上經驗豐富了。

關於男人，她目許看一眼，便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，有錢的，還是沒有錢的。

她是撲女，從來是唯利是視，對於男人，第一是錢，第二第三，一直數下去，還是錢。話雖如此，她也在陰溝裏翻過了船，以前她是一個性愛的中年人。

同居，她以為這人有點錢，日常出入都是與一班名流大亨，說是朋友吧，三幾千萬豪財也極有的，花小姐並不想打陣地錢，她的戰術是越島作戰，在這老細身上滾了一筆，便有調而找別的，如是。

花小姐是花信年華，她決定不幹了。

同居之後，不夠一個月，花小姐自然與老蔡鬧翻了，大家分了手，總過了這役，花小姐痛定思痛，認為太失面子，她又打算一下，自己手頭也有近一百萬的資財了，這些資財都是年來在老細身上滾得來的，要來安安靜靜的過日，後半生也不失的，但是自己還年輕，不知多滾三幾年才收手未遲，到那時候她不就是花信年華，她決定不幹了。

她刻意物色，只求一個有福氣，至死對方有錢無否，是不打緊的，因為她有錢，今後的生活不必愁了，她物色了一個姓陳的，面孔漂亮，而且體格還好，手頭也好，她也一往情深，所缺少的，

就是錢，是個窮措大，花小姐求的是她的不管，要的是錢，有與沒有也不管的，他沒有，她有。

於是兩人很快便談戀愛了，而不錯，自然，一切由度量是由花小姐支配的，日子一久，便有坐吃山崩之虞，陳先生道：「太太，長此下去，也是辦法，不如做點小生意。」花小姐道：

「好，你做什麼生意？」

陳先生擡頭：「花小姐，

出銀紙，陳先生不是生意人，本多時，錢餘光了，陳先生認為應該再接再勵，那知道三幾年間，都光了。

陳先生道：「太太，長此下去，也是辦法，不如做點小生意。」花小姐道：

「好，你做什麼生意？」

陳先生擡頭：「花小姐，

出銀紙，陳先生不是生意人，本多時，錢餘光了，陳先生認為應該再接再勵，那知道三